

随笔·往日情怀

父亲的眼泪

□徐 洁

留守儿童是近年来人们对父母离乡外出打工、拼搏，滞留老家与其他亲属一同生活的年少孩童的称呼。成长岁月缺失双亲的陪伴、教育，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曾经的体验，有感而发，写就小文，谨献给留守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愿他们身心健康，生活幸福美好。——题记

父亲为我掉过三次眼泪。
我和父亲相处的日子很短，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婆见父母工作繁忙，便想把我抱回老家。父亲虽然十分不舍，但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临别，列车启动，年轻的父亲追着缓缓北行的列车挥手作别，眼里满是泪水……

大约在我两岁时，父亲到北京开会，返程顺道拐回老家看我。当父亲披着一肩雪花，裹挟着深夜凛冽的寒风叩开家门时，外公外婆惊喜不已，连忙将酣睡的我唤醒，教我喊爸爸。我茫然地打量父亲几眼，毫不理会，倒头沉入甜甜的梦乡。据说父亲将我抱在怀中，慈爱地看着，久久不肯歇息……

翌日，父亲跟在忙着玩耍的我身后，一遍遍充满希冀地问：“三妮，我是谁呀？”得到的是一遍遍脆生生的回答：“你是你”。父亲不甘心就此作罢，试图启发我能将他与“爸爸”这个字眼联系起来，再问：“那你爸爸呢？”回说：“我爸爸在南

散文·美景履痕

西塘的夜

□穆 丹

从西塘回来近一个月了，这些日子，我常想起西塘的夜。

西塘不大，倘若不看风景，只为赶路，一个小时便可逛完整个古镇。但是到了西塘，又怎会不被那些美景绊住脚步？尤其是夜晚，西塘，她不动声色地勾住你。用她柳枝般柔媚的手，用她投射在水光中含情脉脉的眸子，用她烛光灯影点就的红唇。连月亮都被她拉拢，为她赶制一袭朦胧的锦衣，裙裾摇曳着温柔的风。风过处，再急匆匆的脚步也会慢了下来，时间也就跟着慢了下来。

我和丈夫踏着青灰色的石砖在古镇的夜色中漫步。起初，是宁静的，只有新月、晚风、岸柳、摇船和我们。随后，过了一座拱桥，转了一条窄巷，误入一片声色场，原来是这里的酒吧街。难怪一路走来甚是清幽，以为西塘夜的底色本该如此，热闹却在这里。

强劲的音乐、躁动的鼓点，声嘶力竭地敲打着我的神经。门口招揽客人的服务生扯着职业化的喉咙，把腰弯过了九十度以示诚恳，我诚惶诚恐地接受这猝不及防的热情。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在舞池中胡乱跳跃着、呼喊着的，领舞女孩着浓妆、紧身衣，搔首弄姿博人眼球。在这里，她的美是折合成人民币分摊在每一杯酒水里的。美一旦被定了价，便显得廉价。就如西塘，端庄秀美的古镇被这酒吧街生生拉低了一个档

方呢！”父亲苦笑一下，讨好地说：“跟爸爸上街玩好吗？”却得到更干脆的回绝：“不要，我不认识你！”话音刚落，街坊邻居一起摇头哄笑，连连叹气。父亲咧咧嘴，不知说什么才好，神情落寞，哭笑不得。父亲公务在身，假期有限，只能作短暂的停留。

又是离别时分，天真懵懂的幼儿，依旧快乐地玩着父亲买回的玩具，浑然不知父女一别，又将远隔万水千山，天各一方，整整八年，将无从相见。更不知晓身边大人们心里是如何的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许多年后，外公对我说：“当年，你爸把一直抱着的你交给我的时候，是流着泪走的。”

在我将近十岁的时候，不知冥冥中，父亲是否知晓自己在世上逗留的时间将不会太长，想将女儿接回身边，全家团圆。他给外公发去一封又一封信件，邀请外公外婆到南方小住并将我带去……

就这样，十岁时，我回到了父亲身边。我的到来，父亲欣喜不已，兴奋地对来访的好友说：“我小女儿终于回来了，走时还没根筷子长，现在都是壮壮实实的小学生了……”

初来乍到，见到陌生的父母家人，新鲜劲一过，与陌生环境的不适应渐生渐长，常常惦记老家的亲人和小伙伴们，早早品尝了幼小孩童远不该体验的思亲忧伤。与邻居一位同龄同经历的小姐妹私下无数次商量过偷偷坐火车回乡

的事儿，并悄悄收拾好自己的书包、衣物，以便随时行动。

小孩子的秘密和伎俩在长辈们的火眼金睛中，自然十分容易被识破，多次“出逃”行动均以失败告终。

感情丰富的父亲内心十分愧疚，多次无奈地对好友说，不该把孩子寄养在老家，使得这样的年纪竟懂得思乡思亲，在亲生父母身边却有寄人篱下的伤感。

一日，我从体校放学回家，恰见下乡回来的父亲正犯胃痛，疲惫地躺在床上，脸色有几分憔悴。我将体校每月发给运动员的一瓶炼乳和每日训练后的点心递给父亲，说：“爸，给你吃。”父亲抬起头，定定地看着我，有几分惊讶，许久没有说话，目光柔和喜悦，眼中有亮光浮起……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一幕竟牢牢嵌在我记忆的版图，不曾忘却、不曾模糊。父亲那时的神情，历经数十年岁月的冲刷，清晰如昨。今日想起，细细解读，方才明白，那复杂的神情，交织着父亲在我幼年成长时，因缺失对我的陪伴与抚育，内心潜藏的无奈与自责，以及在得到女儿体贴亲近时，心中泛起的莫大的欣慰与感动……

那样的神情，我想，今生，在我的心中将会永存。

作者介绍：

徐洁，女，祖籍河南临颍，生于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轻轻走来》《脉脉时光里》。

并肩坐着，并无闲话。我们想着各自的心事，望着不同的方向。有时，我们的目光汇于一点，在夜色中泛着微光，很快又散开，彼此相视一笑，不忍打破这寂静的美好。陪你热闹的人很多，能陪你安静坐着的人，却少之又少。好在，纵然夜色茫茫、山高水远，我们总能找到陪你安静坐着的那个人。心里这样想着，即便无话，也不觉寂寞。

不远处的民谣吧，歌者弹起吉他开始了他的演唱。不同于酒吧街的狂躁，这声音是淡淡的、循着水波缓慢传来的，兴许还在岸边湿润的石头上逗留了一会儿，传到耳朵里是湿湿的、凉凉的，一丝一弦都是清冽的回响。循声望去，民谣吧门前冷落，歌者兀自弹唱，并不举目。或许他早已习惯，热闹或是冷清，皆是过客。我们是西塘的过客，西塘亦是我们生活中的过客，留得住的，唯有自己的心、身边的人，和此刻的静。可我仍要不远千里看她一眼，哪怕明日一别，后会无期。正如我来这世上走一遭、爱一场，明知去时片甲不留，却仍拼尽全力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宁静和初心。我知道，记忆会串联起来时的路。

红烛灯影在歌声中沉醉，跌落在河里，是浓得化不开的红晕。微风拂过，乱了形状。一如西塘的夜，朦胧、柔软、活色生香。可嗅、可观、可念、可想。到底

诗歌·紫陌红尘

瞬间完美(外一首)

□秋心

我想要的，我以为很少
只有木屋和向日葵
一个放置烛光
一个接收太阳

不！我要整个村庄的寂静
一条河流
以及山坡和塘边上
青苔，水，野花，飞鸟

阳光穿过我，我弯下身体
没有遗留下，丝毫的痕迹
每一缕闪烁的烛光，都有
生命的怜悯

荒寂从黑夜里走出来
脚步无声
在烛光和太阳中
吸食温暖
那一瞬间的完美
是寂静的

月色美丽，勿忘抬头

曾经，和你在一起，在天地之外
在天地之内，和你在一起，
守着，在刹那，在永恒
在大漠孤烟直
在春江花月夜

想起你，就想起巴山夜雨
想起西窗红烛
想起愁心与明月
在生活深处，在梦的边缘

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
鸟啼如诉，卧入霜野
我不知前世来生
我认出了眼前人

我站在你的门口
轻轻叫你一声
月色美丽，勿忘抬头



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
“沙澧河”，阅读副刊美文。
本地作者投稿邮箱：
13938039936@139.com
本版投稿联系电话：
13938039936